

以知识螺旋模型化解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矛盾 ——批判与评价的三个层次

杨 健,戴志中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 要]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方面被视为在替代了后现代建筑的同时拯救了现代建筑,而另一方面因为其理论的内部矛盾而受到批判,问题的实质集中在批判和评价的方法上,集中在传统批判坚持明确知识而忽视默会知识,应用知识螺旋模型来重新看待这些矛盾,可以发现建立在实践和不断反思过程中的批判与评价的三个层次能够消除这些矛盾,从而让批判的地域主义恢复它应有的理论位置。

[关键词]知识螺旋模型(SECI);默会知识;明确知识;批判的地域主义

[中图分类号]B0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9)02-0052-03

一、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矛盾

批判的地域主义自出现以来,一方面被视为拯救者:“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以一种抗拒后现代主义的姿态肩负起了挽救现代建筑的使命”^[1],而另一方面,阿兰·柯尔孔(Alan Colquhoun)等却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批判的地域主义从其产生时起就不可避免的有着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笔者在这里根据王颖等的文章总结为如下几点:

其一,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主张调和调和普世文明与地域文化的,这两者能够调和吗?如何去实现呢?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批判的地域主义只体现了姿态,或者说只有作品,而没有明确的规则,“更多的表达的是调和的愿望以及论证采取此种做法的合理性却几乎没有涉及到使其得以实现的方法和有效途径”^[1]。即没有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那样有着各种明确的行动途径,如柯布西耶的纯粹主义,甚至如文丘里那样明确的反对鸭子,主张装饰的棚屋。

其二,当代的地域身份如何去认定的问题。“地域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严格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实体还是地理——政治或地理——文化实体抑或是公共的或个体所呈现的一种模糊的思想状态”^[1],即在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的概念依赖的文化代码与地理区域的对应联系而存在,这种联系是建立在“以气候、地理、手工艺传统和宗教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交流方式基础上的”^[1],而我们确实看到,这些因素有些政治融合,而有些正在消失。

其三,地域的特征由谁来体现?是否存在地域的本质?即地域主义本身就是在一种二元的状态下存在的,地域和普世、文化和文明、传统和现代,甚至中心和边缘等等,批判的地域主义在实践中体现为怀有普世文明思想的个体建筑师从折衷的感觉过滤的到他所认识的“本质或特征”,“那么这又体现了谁的地域主义呢?是建筑师的还是当地居民的”^[1],或者说,不能够站在中心的位置为边缘提供了一条反对中心的道路?更进一步,这种道路是否真是为边缘所需要?

从这几个矛盾来看,问题实质上是集中在批判和评价的方法上,问题不在于地域主义,问题在于批判,首先是地域主义没有明确的规则,或者我们传统论证方式中的命题化的知识,因而无法批判;其次是地域和传统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很难去界定,因而没有我们传统论证方式中的明确的概念,因而无法批判;最后,是批判的主体问题,是否只有有机环境中的主体才能对环境进行批判,环境外的主体能否对某个环境进行批判?这几个问题既是针对批判地域主义的提问,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我们将传统论证方式建立在明确化、命题化、清晰化、客观化知识上的质疑。

解读这些矛盾或者说回答这些关于批判和评价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而这里解读的角度是野中郁次郎(Nonaka)的知识螺旋(SECI)模型。这个模型认为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有两种知识,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默会知识是一种个人化的知识,是实践知识,是一种不能说出来,而只能在实践中学习和理解的知识,它不能被明确化并被传播,默会知识先在于明确知识,没有默会知识我们无法学会任何明确知识。而明确知识是我们目前的理论和学术所认可的知识,即能够命题化和规则化的知识,它是稳定的,因而是可以反复测试的,能够被精心学习、记住、传播的知识。在这两种知识的基础上,野中郁次郎提出了他的知识螺旋模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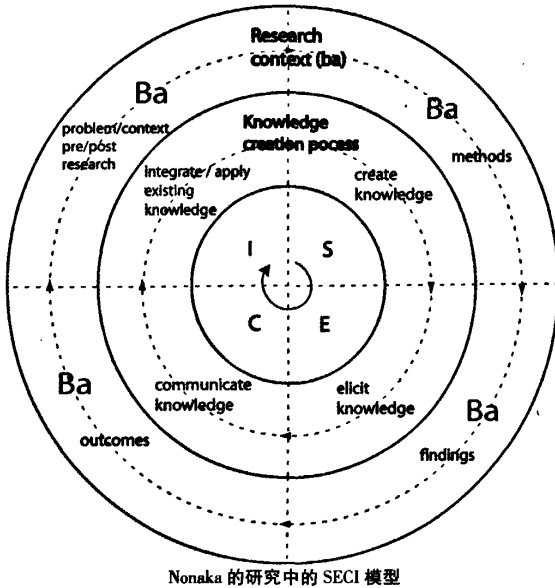


图1 图片来源: Kristina Niedderer, Yassaman Imani,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Managing Tacit Knowledge in Research us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Models, Proceedings of DRS2008, Design Research Society Biennial Conference, Sheffield, UK, 16-19 July 2008

知识螺旋模型

这个模型被简称为SECI模型,S为社会化,是默会知识到默会知识的过程,E为外化,是默会知识到明确知识的过程,C为明确知识到明确知识的过程,I为内化,是明确知识到默会知识的过程,在某个研究和实践中,知识从默会开始,经过这四个环节的不断螺旋上升,最后完成一个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

在这个模型中,具体的知识转化如下:

S-默会知识到社会化是通过分享经验创造新的默会知识的过程。它通常发生在师徒关系和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中。

E-通过外化,默会知识为新知识提供一个精确的基础,隐喻、类比和模型是这个过程的构成性成分。“在新的生成中的概念创造就是这个转换过程的例子”。

C-通过组合过程,明确知识被转换为更加复杂的明确知识。

I-而内化的过程,“接近于边做边学”。在宽泛的意义上,它包括阅读、创建(包括使用模仿)、反思。人们对于同一信息有着不同的理解。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对于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全方位的理解。同时,这种理解还有助于建立我们多年来在建筑学研究 and 实践中缺失的批判精神。

[收稿日期]2009-03-21

[作者简介]杨健(1976-),男,云南红河人,彝族,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二、批判与评价的三个层次

多年来我们的建筑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导致了建筑批判的缺失,要么是完全的否认,要么是完全的肯定,要么是完全没有批判的实践。赵辰认为,这体现为:“理论上多年来以廉价的各种‘主义’、‘风格’作为创作的标签;屈从于经济决定论的建筑商业化倾向;作为政治附庸式的文化象征主义;或呈现为消费主义社会操控之下的批量性生产”^[2]。而库哈斯描述珠江三角洲(英文缩写PRD)大跃进式的城市化速度时,不无讽刺的提出了PHOTO-SHOP这一关键词,“PHOTO-SHOP这种可以将任何事物相结合的技术——不加批判地将愿望组合——如今被照搬与PRD”^[3]。在这种背景下,批判的地域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认为是改善这一现象的一个途径,然而,在如前面所述,从构成的角度看,批判地域主义首先是一个悖论。

这体现为普世文明和本地域、本民族古老文化(这是民族的生存理由)的矛盾,保罗·理柯说,“一方面,它应当扎根在过去的土壤,锻造一种民族精神,并且在殖民主义性格面前重新展现这种精神和文化的复兴;然而,为了参与现代文明,它又同时必须接受科学的、技术的和政治的理性,而它们又往往要求简单和纯粹地放弃整个文化的过去”^[4]。如果简单按照构成性的规则观点,或者说按照传统的论证方式,这个悖论很难解决,要么服从前者的规则,屈从于强势文化和技术的霸权,从而简单的放弃整个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过去,要么坚持弱势文化的自主性,走入浪漫、抒情和通俗的地方主义——因为,对于矛盾的规则来说,要么服从一方,要么服从另一方。

打破这种僵局的希望在于生成性,在于基于生成性基础上的批判性,或者说,基于默会知识与明确知识反过程中的有意图的行动的反思。即希望在于创造,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墨守规则,而是将地域文化视为一种发展中的事物,如弗兰姆普顿所说:“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应当把地域文化看作一种不是给定的、相对固定的事物,而恰好相反,是必须自我培植的”^[4]。即我们寻找的不是传统的“明示”,而是传统中的“暗示”,它不是局限于传统的规则或者现代的规则,而是以主动的研究者或者设计者本身——统称为实践者,在两种知识的环境中,在地域中,从传统中吸取和当代仍然相关的部分,并将其发展到将来。因此,传统不是固定的,应该将传统视为一种发展中的偶然的、可变的、本质上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事物,传统能否发展,矛盾能否调和,取决于我们在当前能否有所创造,“在未来要想维持任何类型的真实的文化,就取决于我们有无能力生成一种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式,同时又文化在文化和文明两个层次上吸收外来影响”^[4]。不仅地域文化不是给定的和固定的事物,普世文明亦然。而找到的“暗示”经过转换后要显现为两种形态:以知识存在的理论形态和以具体环境存在的实践形态。因此,批判的地域主义必须是建立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作用的基础上的,这是唐纳·A.肖恩所说的:“反思性实践”^[4],也是杰里米·提尔的“以设计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讨论批判性地域主义批判的层次,同时也在讨论以设计为研究批判的层次。因此从知识构成与生成的角度来看,这是利用知识螺旋将两种文化同化以后进一步阐释的过程。

从知识螺旋的角度看,批判的第一个层次是在社会化以后的,地域中的研究者或者设计者带着各种的内化后对两种文化和技术的理解,进入到地域性的环境中进行实践,进行对话,这个过程是寻找传统“暗示”的过程,也是新的知识得以创造的过程。在其中,知识从默会转移到默会,规则并未出现。因而,在社会化之后,在外化之前,我们对于实践者的批评只能是从其生成的内部来进行第一个层次的批判,即亚伯所说的,从“根据内部建立的规则和准绳评价一种文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问题不管是一种行为。理论或是人为创造的;仅仅依据内部规则来评判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些内部规则不是上面说到的两种文化和技术的规则,而是知识(理论的或者实践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它自己遵循的规则,譬如,某种当时当地的方法或者实践的限定,就如柯布西耶的纯粹主义,或者拉斯维加斯的标志,这种评价的标准来自于当时当地的偶然情况,或者是某个外部的社会状况,如柯布西耶所说的时代的镜子,或者是拉斯维加斯特殊的发展机遇等等。这种批判关系着在那种情况下其他的回应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是可行的,是否能够被环境中的其它人接受等等,这是如同在建筑历史中批判建筑的方法。实践者要接受的第一层次批判。这种批判来自于他人,也来自于实践者自身。这是一种可行性的评价,也是实践者和环境的第一次对话。

批判的第二个层次是在外化之后、组合之前。实践者通过隐喻、类比和模型等方法,将默会知识和某个明确的范例的映射

关系结合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从后者的角度来看待前者,这是一种崭新的方式,也是新知识、新思想得以明确化的过程,这时候,规则出现了,第二层次的批判也相应出现,这是用另一套同样特殊的文化形式来批评行为本身。也是亚伯所谓的“类推批评”,“我们可以运用类推进行批评,运用其他的、同样特殊的形式的规定和准绳”来批判前面同样是特殊的地域性。这种批判因而“是批判性的,又是创新性的”^[6],在《走向新建筑》中,隐喻建立在“建筑是时代的镜子”的基础上,映射建立后,我们自然的用时代的规则和准绳去批判建筑——当然这里时代的规则更多的体现为符合纯粹主义理想的规则。

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这种批判围绕这文丘里创造的两个概念“鸭子”与“装饰过的棚屋”进行,这两个概念以隐喻的方式同时映射两种体系中的不同的建筑象征和表现形式,其一是以拉斯维加斯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另一边是现代建筑经典的高层文化,因而,这里的批判是双向的,既用现代建筑的规则去批判拉斯维加斯的规则,也用拉斯维加斯的规则来批判现代建筑的规则。

批判的第三个层次是在组合化之后、内化之前。通过还原、上索、本层的分析和建构,行为和实践以明确知识到明确知识的过程进行转换,这时候,外部规则开始多样化,这使得知识暴露在多种规则的面前,这时候的批判就是我们传统的批判方式,即“质疑导致这种行为,理论或人为创造的规则和准绳”。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的惟一正确的办法是参照几种不同的世界观所提供的外部规则”^[6]。我们不再是用单一的规则来进行批判,而是按照不同的外部规则和准绳,《走向新建筑》中对“学院派”的批判就是这样进行的,柯布西耶从经济、政治、社会、美学等等角度对“学院派”的弊病进行了批判,当然,后来者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批判《走向新建筑》。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文丘里的批判比较节制,他的外部规则比较单一,即建筑中的象征主义,他用现代建筑中忽视的象征主义准则批判了拉斯维加斯的“鸭子”,同时也用这个准则批判了现代建筑自身。

具体到批判的地域主义,批判的第一个层次是历史性和地域性的,即用当时当地的特殊性去评价实践和行为的可行性,这是反对以西方文化、经济利润、机器标准化生产、消费文化等等为根基的国际风格。也是反对以“西方文化征服一切弱势文化的西方现代主义”。因为批判的地域主义主张的是在现代主义的实践中重新解释地域性,因而,将社会文化得到的默会知识明确化的过程中指向的范例是现代建筑,即批判的第二个层次是从现代建筑的角度来看待地域主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建筑的规则和准绳这里并不具有普世性,因为这个角度本身是类推的,即将现代建筑视为另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来批评具体的地域行为和实践。这是批判地域主义第二个层次的批评,即反对“仅仅简单采用符号、象征和抒情性的、浪漫的和通俗的地域主义形式”,同时还认为“应与绝对的历史主义以及试图回到前工业时期营建形式的传统的地域主义保持距离”。批判性地域主义的第三层次的批判来自各个方面,可以来自社会角度,譬如“反对那种以极度的商业意识、霸权的官本位、人本精神的丧失为基础的现成功利化的特制主义”,或者来自经济角度,甚至政治、女权主义等等任何可行的角度。

能够经过三个层次批判的实践和行为当然因为有更多的支持者而可能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而仅仅经过一到两个层次批判的实践和行为也有其存在的理论,三个层次的批判提醒我们注意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

三、结论

这样的三个层次的批判,建立在知识螺旋的全过程中,建立在实践(有意图的行为)和反思的不断反复中,而不是建立在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知识上。因而形成了“以设计为研究”评价的健康、合适的尺度。这样的尺度,能够让我们更充分的理解柯布西耶不再坚持确定性而倾向相对性的沮丧:“一切都变异,一切都转换/变换至高无上”^[7],文丘里的多样性态度:“学习一种新的对别人的品位与价值观的接纳以及设计中的新的谦逊态度,更多地理解我们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建筑师的任务”^[8]以及库哈斯谦虚但积极的表达:“我认为谦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注定正确的……,我们必须改变一些事物,也许这对我们的专业来说有点像神话,但是我们必须如此,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改变现状、环境或者城市就不可能作好一项建筑工程”^[9]。

这样,我们就能面对批评的地域主义的矛盾,这种面对建立在我们主动的实践和积极的反思中。首先,首先是地域主义没

(下转第58页)

- [6]陈永森. 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及其启示[J]. 兰州学刊. 2008, (3): 77-80.
- [7]同方洁, 宋德孝. 祛除异化消费 实现人道消费[J]. 天府新论. 2008, (1): 56-58.
- [8]张和平. 略论弗洛姆的异化观[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1-6.

[责任编辑: 陶爱新]

The valuable inspiration of the alienation consumption theory raised by Erich Fromm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LANG Ming - lang

(The College of Marxism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Erich Fromm believes that Alienation Consumption is the typical Symptom of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Consumption has ascended from a subordinative means of satisfying people's need to independent and purposive behavior, becoming a controlling force superior to people.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Fromm's Alienation Consump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limitation of humanism philosophy has to be admit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asonable elements and glistening ideological essence of the Alienation Consumption has to be found. This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stablishing healthy consumption ethics.

Key words: Erich Fromm; alienation consumption; harmonious society

(上接第53页)

有明确的规则,因而无法批判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在社会化的环境中去积极的实践,当然也就没有可供批判的对象;其次是地域和传统是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很难去界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主动的将实践引导为明确的知识,当然也就无法去界定相应的知识,那么,我们当然就无法得到传统论证方式中的明确的概念,因而无法批判;最后,对于批判的主体问题,规则化后的地域主义知识支持多方的批判,并非只有环境中的主体才能解读环境,最后,关于普世文明与地域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观察现在,而是要看实践者积极参与的实践和反思能否产生成果,我们至少能看到的是,有很多这方面的作品产生了并且正在产生有活力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面向现在和将来,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局部将普世的文明和地域的文化联系起来。

从这个角度,应该这样来看待批判的地域主义,它不是拯救者,能够给出明确的规则和行动的方向,同样,它虽然有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可以依靠实践者的主动实践去解决。它只是我们在“实践和反思”的路途中能够领会的种种“暗示”,这些“暗示”,有些来自于地域,来自于当时当地,有些来自于他人的实践,有些来自于自我的实践,有些来自于自我批判和他人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需要持有的是谦虚的态度——并不认为其实践和规则能够替代他人,以及坚持的信念——在自我批判的同时接纳他人批判,但目的在于坚持的实践和循序的改进,而不是完全的肯定和断然的否定,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信条或者规则的话,那就是,“所有的极端主义必然失败”^[6]。

[参考文献]

- [1]王颖,卢永毅,对“批判的地域主义”的批判性阅读,建筑师[J]. 2007, (10): 12-18.
- [2]赵辰. 南大建构实验[M]. 南京: 东南大学音像出版社, 2004.
- [3]蒋原伦,史建. 溢出的都市[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4](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 张钦楠. 译,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5](英)杰里米·提尔. 冯路. 译, 太多概念[J]. 建筑师, 2005, (6): 5-8.
- [6](美)克里斯·亚伯(Chris Abel). 张磊. 等. 译, 建筑与个性对文化和技术变化的回应[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7]吴焕加,刘先觉. 现代主义建筑20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 [8](美)文丘里,布朗,艾泽努尔. 徐怡芳,王健. 译, 向拉斯维加斯学习[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 [9](荷)根特城市研究小组. 敬东. 译, 城市状态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社区和本质 space, community and self in the contemporary metropolis[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 陶爱新]

Using SECI model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ritical regionalism: three levels in 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YANG Jian, DAI Zhi - zhong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regionalism, on the one hand, is regarded as a substitute for post-modernism and at the same time, saves modern architectur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theory, critical regionalism receives criticism. The essence of the issue focuses on criticism and the methods of evaluation, focuses on traditional criticism adhering to explicit knowledge and neglecting tacit knowledge. Applying SECI model to re-look at these contradictions can find three levels of 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established in practice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critical reflection can eliminate these contradictions, thus making critical regionalism resume its deserved theoretical position.

Key words: SECI model; tacit knowledge; explicit knowledge; critical regionalism